

八十年代中期报告文学大选

国际题材卷

肃毒战争

吴 晔 安 哲 梁永琳 编选

华岳文艺出版社

117629

I25
6064

八十年代中期报告文学大选

国际题材卷

肃毒战争

吴 晔 安 哲 梁永琳 编选

华岳文艺出版社

八十年代中期报告文学大选·国际题材卷

肃 毒 战 争

吴 晔 安 哲 梁永琳 编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5.5 印张 4 插页 358 千字

1989 年 6 月第 1 版 198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200

ISBN7-80549-179-8/I·127

定价：7.70 元

目 录

人与牛	刘亚洲 (1)
外交部里的鼯鼠	唐 军 (18)
英·甘地的最后二十四小时	唐 军 (94)
日本的启示	陈祖芬 (132)
攻击, 攻击, 再攻击	刘亚洲 (166)
肃毒战争	蔡小洪 张玉河 (227)
墨西哥大地震	赵丽宏 (250)
新高楼与“老差骨”	陈卓乾 (280)
香港黄灯箱	陈卓乾 (294)
香港心态录	理 由 (308)
马拉多纳	程 征 (361)
他们不肯遗忘	刘宾雁 (445)
——联邦德国散记	
改革: 1987 年秋在苏联	钱 钢 (465)

人与牛

——刘亚洲——

今年四月的一天，我陪同著名作家冯牧到美国田纳西州州立监狱参观。

全部电脑控制，绝对现代化。就连那些卫生设备，我敢打赌第三世界的高级干部们也未必见过。主人自豪地说：“犯人住进这里，从肉体到精神，百分之百舒适。”我不信，要求找个囚犯谈谈。主人说：“任你找！”

这一找，竟找出一个故事。

走过一间阔牢房，我如狱卒般地巡视着那些泼了墨的脸——统统是黑人。“非找个白的。”我暗想。于是，当我看见第一张白皮肤时，停住了。

“这一个。”我说。

门开了。

第一印象：他好丑。老说白种人是上帝最精心塑造的，怎么这个白人竟丑得那样惊心动魄呢？不必细细形容了，那不美。他是半个猿，余下的由你去想象好了。

“你叫什么名字？”

“安德鲁。”

“今年多大了？”

“十八。”

“被判什么刑？”

“两次无期徒刑。”

好家伙，两次。而生命于他只有一次。那是不赦的罪呵

“罪名呢？”

“谋杀。”

二

“安德鲁，笑一笑。”在学校门口，一群比安德鲁高半个头的大同学围住了他。

他不能笑。他知道自己笑起来有多么难看。他曾经面对镜子笑给自己看，竟吓得逃开。又折回，砸烂了镜子里的那张脸。然而，现在他心里确实想笑。

“这一天终于到了。”他悄悄地对自己说。

今天他十五岁。据说华盛顿就是在十五岁时扇了他母亲一个耳光子。杰弗逊对全班女同学大喊“只要我愿意，我把你们全娶来做老婆”的时候，也是十五岁。

许久前，他暗暗发誓：到了十五岁，人要再欺负我，我……我就欺负人。

丑陋一定是一种罪恶，要不，为什么他在这个世界上受到的待遇比犯人还犯人呢？白天上街，他身边一堆人——围观的。夜晚上街，身边一个人没有——避开了。

学校更不用说了。美国学生的嘴巴是尖刻得出了名的。如果他们认为自己与他们不在同等的地位上，那一张张嘴准变成刀子

了。

家里也是冷的，甚至比学校还冷。妈妈死得早，爸爸与酒瓶子结了婚。当爸爸手中握着一只空瓶子的时候，便活脱脱地成了狮子。这头狮子在他身边咆哮了许多年。

他十三岁时，爸爸象赶牲口一样把他赶进了爷爷传下来的牲畜场（Animal farm，即饲养牛、鸡、鸭或羊的农场）。牲畜场里有一支牛的军团。爸爸将二十头牛交给他。

“从小要学会干活儿！”

可是，爸，怎么总不见你干活呢？

从此他与假期、节日拜拜了。

一个月前，漂亮的新妈妈上门了。见面时，他笑了，她却差点哭了。

婚礼热闹得象打仗。爸爸发出了无数张请柬，大有把一州人都邀来的架势。

他被锁在房间里——新妈妈的命令。

爸爸妈妈倒也罢了，连爸爸牲畜场里的工人也把他当作烂泥踩。除了每天开车接送他的司机约翰大叔对他还凑合，其余人见了，他，一张张面孔就象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似的。他们是爸爸脚下的泥，他又是他们脚下的泥。永世不得翻身了。

他盼着十五岁。那一天，他将猛然变成大人。

他终于盼到了。

“安德鲁，笑一笑。”

“你们笑一笑！”他忽然恶狠狠地说，还呲了一下牙齿。要咬人啦。

下雨了，是拳头雨。

鼻子发热。一抹，一手红。他仰望那些面孔心里发狠，你

们高，打不过你们，但天底下总有我打得过的。

拐过街角，迎面走来一个小女孩，比他矮半个头。他双手一展，拦住她。

“喂，你笑一笑。”他对小女孩说。

小女孩哭了。

这哭声是怎样刺激了他的雄心呵。

“笑一笑！你笑一笑！”竟是催促一般。

警察来了，左看看，右看看，一伸手便把他拎到半空。就凭他那副模样，准是钻垃圾堆的料儿。

警棍无情。这回他双手都抹红了。

进入十五岁的头三天里，相同的情形发生了四次，不同的是落在他身上的不单是警棍了，还有巴掌、皮带、鸡蛋和西红柿。

整个世界仿佛都串通起来对付他。

三

这天黄昏，安德鲁躺在牲畜场的大草地上。他的二十头牛懒懒地排成一道散兵线。太阳在西边挣扎着。那片草地在熊熊燃烧。

他心里也在燃烧。

十五岁前，权且当撑着一具空空的躯壳吧。十五岁了，一腔血都该澎湃了，可竟没有一个能够泼洒的地方。

一股热烘烘的气息在吻他。他睁开眼。一双混浊而和蔼的眼睛凝视着他。母牛戴安娜又来亲近他了。

这头以英国那个令全世界倾到的王妃的名字命名的母牛有着一身极美的毛发，且又壮硕，令公牛们无条件地倾到。一天

到晓，它身边总是围有许多雄赳赳的追求者。只是它太温顺善良，经常被那些家伙骑在背上。

安德鲁望着戴安娜，心里突然腾起一个念头。他眼睛亮了。我说过，天底下总有我打得过的。

他一跃而起，对牛伸出一个指头。

“牛笑笑。”

牛笑不出来。

“笑一笑。”

牛仍然无动于衷。

“你再不笑，我就打你啦。”

牛反而把它的头伸过来。

啪。巴掌劈了过去。是如此有力，他甚至听见了风声。

母牛哞哞地叫了两声，没有动。

又一巴掌。整条胳膊都抡圆了。

牛依旧站着。他打痛牛了吗？但他着实把自己痒痛了，而且一直痛到心里。好熟悉的痛楚，见过面的。天天见。

幻象统治了他。此刻，他在攻击，可他觉得自己在被攻击。一下下，他的拳脚落在牛身上，却怎么和扎扎实实地落在自己身上的感觉一样？

他左右跳跃，出拳如闪电，嘴中还喃喃有声，饶有拳王阿里的风采。的确，他是在厮杀了，至少是在想象中厮杀。敌人是一头牛么？哪里。他在与那些伤害了自己的人一总算账哩。

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袭来，刷地一下逼出了他的眼泪。太阳映照着他的脸。泪水加汗水再加从嘴巴里淌出来的口水，宛如有人当头浇他一大盆。一张闪闪发光的脸。

一刻钟后，他全身的力气耗完了，只有一颗心却象刚刚上

足了发条，突突突跳动，满蓄着激情。他伏在草地上大哭一场，把激情出售给眼泪。

四

当他想收住脚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中午，他从牲畜场回来，饿得直想把空气抓进嘴里嚼一番。现在他在牲畜场的工作充实而愉快。母牛戴安娜已经成为他生活中不可少的一部分。从第一场厮杀到现在有十天了，他又厮杀了十次，胜利了十次。

每次回家，头一件事就是到厨房里找吃的。可是今天当他推开厨房门，却被人当头打了一棒。

爸爸和第二个妈妈正躺在厨房的地板上打滚，象藤条似地紧紧缠在一起。他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小学五年级时他就在老师的黑板上看过一模一样的图片。“那是人世间最惊心动魄的风景。”老师说。惊心动魄，一点不假，眼前的情形简直象一场暴乱！

他返身退出。退得出的是身子，退不出的是什么？

妈妈尖叫起来，声调有些惨。

爸爸大骂：

“狗杂种！”

他刚刚回到自己房间，爸爸就冲了进来。爸爸的大手一把揪住他的头发，几乎是将他脚不沾地地拎到那女人面前。现在他叫她女人了。女人在哭。哭泣的女人显得愈发好看。爸，我明白你为什么把厨房地板当作你们的床。

女人说：

“替我狠狠揍他的脸！”

爸爸的每个巴掌都是一丝不苟的。

女人命令：

“踢他！”

爸爸的脚步飞舞着，完美得象马蹄子。

“叫他跪下！”女人叫道。

他觉得爸爸差不多要象士兵那样高声喊出“是”来。

女人在冷笑，依然显得很美。爸，你准是为了这一点才卖力至此吧。此刻，他只有使劲去想那个奇怪的念头才会觉得心里好受一些：再美的女人，也得大便。天知道这想法是怎样钻进他脑子里的。

他在床上躺了两天。第三天，他仍很虚弱，但对戴安娜的渴望把他从床上曳起来。约翰大叔的车驰向牲畜场时，他手心痒得厉害。

然而，当他远远看见戴安娜时，冲锋的激情忽然冷却了。老是以一种方式去陷阵，大胜又何足道？

他转身走了。

第二天，他也未动。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他在等待。

终于被他等到了。

又是一个黄昏。戴安娜在草地上晚餐。一头公牛紧挨着她站着，不停地用尾巴擦它的屁股。他屏息注视着。牛屁股也和人的-样是禁区吧，要不戴安娜怎么老闭眼，而且一闭那样长时间，显得舒适万状的样子。

他心跳。

公牛大吼一声，两条前腿凌空跃起，骑到戴安娜背上。动作之猛烈，完全势不可当。安德鲁觉得公牛的姿势象人。

他的脸由于激动而白了。他等的正是这一刻。

他从身边抓起早已预备好的棍子，扑过去。他嘴里甚至发出一种吼叫。与其说是吼给牛听的，不如说是吼给自己听的。

近了。公牛在戴安娜背上望着他。他又一次觉得那双眼睛象男人的，而且象一个三百年都没有见过女人的男人的。那天在厨房里爸爸的眼睛不正是这样的吗？

他举起棍子没头没脑地一阵乱打。第一攻击波居然没有奏效。两头牛都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单是这种静止就多么富于挑战意味啊。他恨得咬牙。非毁了你们的欢喜梦。大草地不是你们的床。厨房的地板不是，草地也不是。

第二次攻击。公牛败了。

戴安娜孤零零地站在他面前。

他打着，特别留意他认为的那块禁区。刚才那家伙不就是从这里撩拨起了你的春心吗？有多甜，就要有多苦。享受多少欢乐，就要受多少惩罚。

打呀打，直到把太阳打到了地平线下。

五

安德鲁站在牲畜场一个小山坡上。远处，至少有几千头牛在奔腾着。

秋天到了。草地上的脸变黄了。牛的脸也变黄了，据说是吓的。因为现在是宰牛的季节。长得最健壮的牛也就是最先被处死的牛。死刑庄严而不痛苦：工人们把符合条件的牛集中起来，排着队从一条有电的角道穿过。它们在半秒钟内失去知觉，继而被凌迟。

上一个世纪，牛被宰杀时却不是这么人道，或这么不人

道。人们骑着马，挥舞着尖刀，在牛群中左冲右突，取牛的生命如同探囊取物。几个回合下来，草地上便红得象火一样惊心。今天，南方许多牲畜场还象征性地保留着这个传统。电气化、机械化屠杀后，有意将几名死囚放回伙伴中，再由工人们横刀跃马，认真开一番杀戒。

也有少数健牛能够幸免。现在是买卖牛的季节。买主们来牲畜场挑选。工人们认为，被挑中的幸运儿与死去的牛相比有一股叛变的味道，要厚着脸皮再活下去。

杀牛的场面极其精彩。

都说万马奔腾，你见过万牛奔腾吗？那是牛的海洋。牛奔跑起来最认真，不抬头。统统不抬头，更显得万众一心。大地在颤抖。牛并不吼叫，只粗粗地喘息。一个军团粗粗的喘息就是闷雷了。听一回，保管你一辈子忘不掉。万丈烟尘中，有一些红布条隐隐可见。那就是那些被“吊销护照”（工人语）的牛了。杀手们疯了般地追逐着它们。逼近，再逼近，看准要害，白生生的刀光一闪，刺个正着。第一刀是杀不死牛的。牛跑得更快，一道鲜血喷泉似地从伤口中射出来，呈直线，抛向十米开外，煞是好看。三五步后，颓然栽倒，一任千万只蹄子铺天盖地般踏过。

安德鲁的二十头牛也加入了这个壮观的行列，因为都够资格，只有戴安娜被他留在身边。

他把它栓在木桩上。

昨天妈妈又叫爸爸打他了。挨了多少，今天他在戴安娜身上捞回多少。

快到中午时，他躺在草地上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他在课堂上问老师：“死是什么？”老师说：“象睡着了那样舒

服，不会醒来，甚至不再做梦。”他说：“那多好，我情愿这样。”

一阵响动使他惊醒了。睁开眼，头发根冷气嗖嗖。

一条蛇，碗口粗细，正耸着头在离他约二、三米处蠕动。他们的目光相触了。保证毒蛇，没错，那眼神都有毒。

蛇悄悄摸来，正选择最佳攻击点。响动是戴安娜弄出的。它在报警，无奈被绳子栓在木桩上，只能用四蹄猛烈刨地。

安德鲁心一动。

蛇的身子弯曲起来，象张弓，紧接着就该射箭了。戴安娜知道危险近了，拚命挣扎。为谁挣扎？

安德鲁茫然。

牛力气果然不虚传。戴安娜连连跳跃，终于将绳挣断。它变成了一支箭。

戴安娜攻击时的姿势很潇洒，只一扑，它的左前蹄就踩中了蛇的腰部。蛇愤然转头，嘴巴象淌着血。戴安娜右前蹄又向前踢出，踩中蛇脖子，接着双脚一齐朝下用力。对蛇而言，那是一座山了。

安德鲁成了木头。

戴安娜，你救我，是不是要救你自己？你的动机可疑呢。我那样待你，你不会不怨恨。虽然你眼睛总是那样和蔼，但我老觉得这种和蔼成份不纯。就是刚才，我还饱饱地喂了你一顿软棍子，你忘得好快好干净。

安德鲁觉得自己糊涂了。

他在山坡上躺了一下午，想了一下午，直到约翰大叔唤他回家。

在路上，他脑子里突然有根弦被拨动了，一时开了窍。他

记起来，蛇出现前，他在睡觉。有篇课文说过：上帝会赦免一切在睡梦中的人。再凶恶的人，在睡梦中也是无辜的、脆弱的，令人怜悯的。

真的是这样吗？

六

安德鲁赤着双脚轻轻走上楼梯。

黑暗裹着他。四周太静，反而不觉静，因为他感到自己的呼吸声和吹喇叭一样亮。夜已深，再深一点就该见底了。

他觉得自己是个贼。如果是，要偷什么？

他想看看睡梦中的爸爸的模样。

当然只能偷偷看，也算一种偷吧。

楼上有两间寝室，左边是爸爸的，右边是妈妈的。他悄悄推开爸爸的门。

月亮贴在窗上。

爸爸，这是你吗？不象，让我觉得好陌生好陌生啊。白天，你凶得象狮子。可现在你绝不是狮子。你象什么？象绵羊。不，你简直象一个婴孩。不是么？你那蜷曲的身子不是如一个孱弱的婴孩吗？你的神情是那样宁静善良，以至于让人感到你仿佛戴了一个假面具。因为我长了那么大，还只在画上见过如此宁静善良的面孔。

告诉我，是假面具吗？

远处传来一阵婴啼。他颤抖了一下。婴啼声虽不大，但持续时间特长。汽车声断了，蛙声哑了，天地间似乎只剩下这个初生儿在闹事。是要把天哭破了吗？那是我。爸，当初你把生命给予我的时候，我准也这么哭过。

他感动得要落泪了。

他又一次把眼睛投向爸爸。如果不是那个假面具的念头继续萦绕着他，他就要扑上去亲近爸爸了。

妈妈房间里有响动。他连忙下楼，已迟了。

妈妈的门开了。他什么也没看见，只听见一声挺惨的尖叫，他熟悉的叫声。

五分钟后，他已被爸爸绑在楼梯的扶把上。妈妈——那女人，留在她房里，里头乒乒乓乓的响。

爸爸扭过头去大声问：

“丢什么东西没有？”

一声更大的尖叫：

“我的金戒指！”

她冲到安德鲁面前。这一次她亲自动手了。原来女人的手比男人的还重。

衣服被剥光，他裸体了。那女人一面检查他的衣服一面还不忘丢一句“恶心”。裸男本不好看，又是我，更不用说了。最不该，爸爸竟也说：“丑死了。”说给那女人听的。可是，爸，你有什么权利这么说？我的丑陋是你给的。让我把它还给你好吗？

没有什么戒指。也许那房间里根本也没有。

爸爸用皮带狠狠抽打他。“交出来！”他不觉痛，甚至有一种快感。再抽狠点，这是你的血肉。

那女人突然用双手抓住头发。

“天哪，我知道他把戒指藏在哪儿了。在他肚子里！他刚才把它吃进去了！”她捂着脸哀哀哭起来。

爸爸走了，转来时，手中握着一把尖刀。牲畜场里的杀牛刀。

爸爸对仍在哭泣的女人一笑，笑得很无耻，

“我有办法。”

爸爸用刀尖顶住安德鲁的肚子。

“安德鲁，给你动手术啦。”

安德鲁低头望着那把刀。好刀！刀身有人的一条胳膊那么长，也几乎有那么宽。刀锋薄得就是一张纸了。任你再强健的牛，一刀进去，性命一定休也。

“说实话，安德鲁，你是不是把戒指吞进肚里了？”

安德鲁望着爸爸的脸，一声不吭。

爸爸用刀轻轻一划。安德鲁肚皮上登时翻起一条口子。刀太快，一时竟不见血。

“说实话。”

安德鲁咬住牙。

爸爸又一划。伤口交岔了。第一道伤口的血慢慢渗出来。

安德鲁依然凝视着爸爸的脸。

“你再不说，我就用刀子说了。”

爸爸的手举起来。刀子往回收了收，为的是更有力地向前。这样的刀，这样的汉子，前面就是一块钢板也戳透了。

安德鲁闭上眼。

懂了，他在心里说，刚才看见的确实是假面具。

爸爸呀的一声大叫。安德鲁觉得一股风扑面而来。这股风要钻进肚里了，他想。但没有，风从肚皮上掠过，睁开眼，看见那刀深深地扎进楼梯扶把里，吱吱地晃着。

七

在牲畜场的山坡上，安德鲁用尖刀指着戴安娜。他站成爸